

# 蘇俄最近之經濟與外交態勢

詹秀穎

## 壹 前言

一九七〇年對蘇俄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正如布魔在本年四月十三日授贈列寧勳章給哈里柯夫拖拉機工廠時所說：「今年是五年計劃的完成年。今年是列寧百年冥誕紀念。同時今年也是蘇俄人民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偉大勝利的二十五週年紀念。今年亦將召開本黨的例行代表大會」。因此俄共領導者們今年以來活動異常頻繁，布魔最近更是頻頻露面，發表重要的演說：其一是本年四月十三日在烏克蘭共和國哈里柯夫拖拉機工廠主持授贈列寧勳章典禮所發表；其二是次日在哈里柯夫省舉行授贈列寧勳章儀式之演說。前者就蘇俄目前的經濟狀況做了極有深度之分析，後者就蘇俄對國際局勢幾個具有爆炸性之問題表明蘇俄的立場。此外，布魔在本年四月二十一日紀念列寧百年冥誕會上，亦曾就列寧功業及列寧主義做了一番吹噓。本文試就前兩篇演說對蘇俄經濟現狀及外交動向作一梗概之分析。

## 貳 布魔四月十三日的演說

本年四月十三日布里茲涅夫在烏克蘭共和國哈里柯夫拖拉機工廠授贈列寧勳章典禮上曾發表演說，其主要內容可歸納如下各點：

(一) 蘇俄目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全會上，黨中央委員會特別分析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方面的經濟問題。……某些問題的發生是客觀造成的，例如，衆所周知，過去的幾年，國際情勢一系列的糾紛，加重了蘇俄經濟的負擔。最近兩年的氣候條件也對我們非常不利。由於天氣的惡劣和天災，使我們遭受的損失，非常嚴重。」

(二) 分析蘇俄在經濟方面所存在的缺點——「我們有些問題是由於各工作人員在業務上的缺點而引起的。坦白的說，我們許多的工作人員與領導者有時缺乏提高責任感和紀律。我們有好些部門一年過一年地沒有完成計劃指示。在基本建設方面有極大的缺點。」

布魔特別就建設方面的缺點詳加分析與指責，他說：「撥給建設工程和不適時宜開工的新設施之款額透支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這個數目並非小數，而是達一倍半至二倍之多。目前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也不能令人滿意。」

「如果不減少經濟的浪費，如果緩慢地提高有利性和效率，緩慢地增長勞動生產率，那麼任何以客觀狀況為藉口都將是不正確的。」「像這類的事實應遭受原則性的批評。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所有幹部，從這個批評中獲致正確的結論。」

在建築工程方面，陽奉陰違的現象極為嚴重，影響蘇俄建築住宅工程的計劃進行，布魔毫不隱瞞地指出道：「就拿住宅建築工程這個問題來說，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住宅建築工程像我們這麼廣泛。在五年計劃的四年當中，約有四千四百萬的蘇俄人民，獲得了新的住地或改善了其住宅條件。但是住宅問題還是不能算是完全解決。」

有不少事實是，各省區不建住宅，而用興建住宅的款項建築巨型且沒有計劃批准的行政大樓，運動場，俱樂部和其他設施，此類事實並不在少數，這些款項都毫無根據的花費在各種美化城市等形式上。我們贊成興建俱樂部，特別是在工人居住點的地方。我們贊成建築運動場，使青年們能做運動。但是如果這些工程係由住宅建築的款額建成，破壞了住地開工計劃的完成時，此種措施當然不許可。」

至於工人工作的情緒方面，普遍的怠工曠職瀰漫全國，布魔說：「有時候白白浪費了珍貴的工作時間，遲到、不正當理由而曠工、曠職，有時甚至酗酒都被允許。我並不隱瞞，有許多工人，集體農民，工程師給我們來信建議，加強整飭破壞生產組織、曠職、酗酒和製造廢品者。這都是非常正確的要求。對那些使我們的社會，蒙受嚴重損失者，不能太客氣了。」

關於蘇俄經濟的混亂狀況，除如布魔在此篇演說所提及的以外，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俄共中央委員會布魔的長篇祕密報告中曾加以嚴厲批評。該篇報告雖始終未經公佈，但其主要點已由報章的評論中陸續顯露出來。

本年一月十三日眞理報的長篇巨幅社論中指出：在一九六九年裏，國家計劃在若干主要經濟幹線上，未能完成任務。在這一年裏，增長率放慢，工資不斷增加，但生產却不斷減退，非生產力的政府機構則濫佔經濟地位。此外，農業生產大大降低，以致若干主要工業城市居民，缺乏肉類、牛奶、鷄蛋等的供應。

眞理報的長文，反映布魔對蘇俄經濟生產管理及社會服務組織的混亂情況的嚴厲批評。提起鐵路運輸的混亂程度，眞理報引用布魔的話說：一批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運往敖德薩的起重機，被裝運上了橫跨整個俄羅斯聯邦的西伯利亞鐵路，一直抵達海參威才被發覺運錯了目的地，然後又從原路運回來。

我們知道，蘇俄的經濟改革是由一九六五年三月和九月兩次俄共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的。三月的一次決定了農業改革，九月的一次擬定了工業改革。這就是主張利潤第一，物質刺激的「新經濟體制」。此一經濟改革係由柯錫金手下執行的，所以亦被稱為「柯錫金改革」。

五年來，這個「新經濟體制」的成果如何？根據巴黎「快報」週報莫斯科特派員讓·拉法埃里稱道「這是本末倒置的措施。人們目前發現的事實是：他們把『刺激』的膏藥貼在患者喘氣症經濟的木頭假腿上，生產的增長率趕不上工資的提升率。在目前蘇俄的報刊爭論襲擊的中心問題正是這個『新經濟體制』問題」。

工業方面，採利潤為依歸的制度，工廠負責人可以自由決定製造物品的種類，並可直接向供應及收購機構簽訂合同。如果工廠認為必要時，工人的數字可以任意加減或解職。如此一來，許多利潤低、價格小的機器零件沒有

人願意製造，許多利潤高、價格大的大件機器大家都搶着生產。到頭來，全國許多機器因為缺乏零件而無法開動，唯一可行的辦法便是拆除整套機器來取用零件。在這種狀況下，無庸說工業生產當然遭受巨大的影響。

在農業方面，農民只注意耕耘宅旁園地和私人牧畜，而忽略公有地及集體牧畜。於是一九六九年的農產品較一九六八年減產了許多，布魔把其原因推諉於「天候惡劣」，並不能使人折服。

(三)今後蘇俄經濟應努力的方向——「我們的黨在確定經濟問題時，早在好幾年前，便得到一個結論：堅決的提高公共生產率乃是發展經濟的重要問題。」

「黨和政府注意的重心還是科學技術革命，加速發展科學和技術的根本問題。」「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完善國民經濟的組織和管理。要取消不必要的分支機構。多餘的各級機構只會阻礙事情，延緩重要問題的解決，導致浪費時間在各種的協議上。」

「必須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評價成就與缺點，提高對幹部要求的嚴格性。以上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俄共中央全會所審議的一些問題。各地黨委會歷次全會，黨積極分子會議以及各基層組織都一致通過中央全會的決議。這個決議亦在去年全國勞動團體會議上得到通過，在該會議上討論了俄共中央，蘇俄部長會議，蘇俄職工會和蘇俄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有關完善利用生產資源加強經濟體制的函件。」

就以上所述的方法來看，就算布魔所說的缺點能一一加以改正，我們相信它還是不能把蘇俄經濟的萎縮現象恢復過來，因為這完全是制度上的問題，共產主義的經濟方式一天不取消，蘇俄經濟的困難亦將永遠得不到徹底的改善。

## 參 布魔四月十四日的演說

今年四月十四日布魔又為哈里柯夫省授贈列寧勳章，在典禮中曾發表演說，就國際局勢的發展表明蘇俄所採取的態度，其主要點可歸納如下各點：

(一)越南的情勢 布魔指出，幾年前當美軍進入南越以後，西方許多人士大都不敢想像北越這個人口少而且土地又不太廣闊的國家能够抵抗「美帝」的侵略！甚至五角大廈的將領們都認為在一年半載之內，便能粉碎北越的

「抵抗」，事實證明越南的軍事行動的賭注被粉碎了。

布魔說：「現在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我們有一切理由這樣說，侵略者的狀況不單在軍事上，即使在政治上和道德方面也都急遽的惡化了。」

「看樣子此刻美國領導者已決心要改弦更張，提出現在的『越南化』公式來代替派軍入越。也許這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最後將決定自越南撤退並讓

越南人民自己決定其命運，決定其國家政治建設問題嗎？其實根本不是這樣。」「越戰越南化並不是停止此種侵略而是把它變成越南人民間的兄弟互相殘殺。美帝欲用他人之手並提供美金和軍事物資予南越傀儡政權、民族利益的叛徒來維持其以往的事業。」「蘇俄人民在這場鬥爭中，以前是將來還是在越南人民這一邊，我們希望他們能儘快的實現其民族願望和永久和平。」

(二) 解決中東糾紛的途徑 布魔指出：「十年來中東已不知道和平是何物。和平解決中東的途徑只有一條：侵略者把軍隊撤出其所佔領的地帶。應使以色列尊重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那樣的最高國際機構的決議。」

(三) 蘇俄西線外交態勢 布魔說：「我國對外政策主要的顧慮之一，以前是現在還是鞏固歐洲的和平。社會主義各國，各國共產黨及工人黨對帝國主義之軍國主義和冒險主義政策表現了不可調和性，不倦地揭露那些企圖重新劃分歐洲國界者的陰謀，並且提出了鞏固歐洲和平的現實綱領。這個綱領規定放棄採取武力或使用武力之威脅，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歐洲所形成的領土現狀，發展歐洲各國間，不問其社會制度之互利的貿易，經濟和科學技術，文化關係。」

(四) 裁軍問題方面 布魔強調：「全世界所週知，在過去許多年當中，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各國進行了堅決反對武裝競賽，反對儲存威脅整個世界變成廢墟的毀滅性武器的鬥爭。」「當然，各國共產黨人永遠不會從無力的和平主義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以前很了解，現在也很清楚，到目前為止尚存在着帝國主義干涉他國內政的威脅，目前帝國主義正以新的軍事冒險來威脅和平，所有進步力量應當擁有必要軍事威力以便阻止侵略和軍國主義。」

(五) 核子武器、戰略武器競賽問題 「不久以前生效的禁止核子武器禁  
止在空中、大氣層和海底核子試爆條約以及其他類似的協定，在減低核子戰爭威脅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現在提到議事日程上的重要問題是限制戰略武器競賽。蘇俄與美國已舉行了初步的接觸。對此複雜問題的進一步談判應於日內在維也納開始。蘇俄歡迎在這方面與美國達成合理的協議。」

「如果美國政府真正願意締結限制戰略武器競賽條約，如果美國社會能成功的克服武器工廠主和軍閥的話，談判的前途方能樂觀。」

(六) 匈俄鬥爭中所持的態度 布魔指出：「俄共及蘇俄政府一貫的路線是恢復並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好關係。這一關係的被破壞和達於極端的尖銳，罪過不在我們。我們在國際共黨運動中進行反對分裂活動，反對列寧主義觀點宣傳的原則性鬥爭的同時，以前是現在也是在力求這種思想上的分歧，不影響國家間的關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會議上，再次表示他們贊成此一政策。」

「一如你們所知，有關匪俄邊界狀況正常化的問題，乃是與中共政府談判的主題。蘇俄在此一談判中採取明朗而不二致的立場。我們認為達成協議乃是必要的，這個協議將把中蘇邊界變成善鄰的界線，而不是敵視的界線。在不放棄自己合法的原則性立場，堅持蘇俄國家的利益和其國界的不可侵犯性。我們將做那些憑藉我們所能做到的，來恢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間的正常關係。當然，大家都很清楚，這不是僅憑藉我們而已。」

「我們堅決地以中蘇兩國人民長久利益不僅不衝突，反而相吻合為出發點。與此同時我們沒有對於在中國進行談判前後有意造成的狀況避而不予正視，這些狀況無論如何將不可能使談判有所進步。事實上，誰能真的確認，煽動反蘇的軍事狂和呼籲中國人民進行準備『戰爭與飢餓』會有助於談判的進步？如果這樣做是為了對蘇俄施予壓力，那可以提早這樣說，那些力氣是白費了。我們人民的神經是堅強的，中共軍事組織者們應該知道這一點。」

吾人了解蘇俄外交的目標與戰略，一貫地是受馬列主義的思想政治實踐及其理論發展所制約，在風格上，沙俄的氣味根深蒂固；至於蘇俄外交政策與措施的遂行，則因應國內情況與國際局勢而隨時變化，因此其外交經常保持彈性與主動，不致因它與敵對方面實力對比或態勢的改變而一旦失手陷於被動。」

俄共自黑魯曉夫拋出了所謂「和平共存」的外交策略，迄今未有改變。

此一原則是蘇俄在實力地位居於劣勢時候，專為轉化民主國家並分化自由陣營團結的策略。至於對付各共產附庸政權，則另以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為準則。俄共一位國際法學家曾明白的宣稱：「和平共存」的原則絕對不適用於蘇俄對亞、非、拉丁美洲開發不足的國家，對於其附庸國家則更不適用「和平共存」的原則。因為就蘇俄全盤外交上來看，亞、非、拉丁美洲是它冷戰的戰場，而東歐的附庸國家則為其冷戰中的棋子和賭注。在整個冷戰的對手中，配用「和平共存」鬥爭的對象，主要還是西方工業先進國家。

明瞭了蘇俄一貫對外政策的謀略，再從布希的演說中，我們不難看出，蘇俄在越南及中東的戰場上，力求以拖的方法，處處困擾美國，打擊美國，使美國在無形中陷入泥沼而不自拔，今日中東局勢迄無和平之實現，其真正玩火者是蘇俄，它既不欲中東爆發大戰，更不願其火熄水清。至於它在裁軍問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所作的步調，亦不過是它「和平共存」戰略中的一部份而已。在七十年代蘇俄科技退步，太空競賽失敗，國內經濟落後，核子武器尚無法超越美國之前，其願與美國談判乃是意料中之事。

次就當前匪俄鬥爭的態勢看來，匪俄爭執的焦點不在邊界問題，而是共產國際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場生死鬥。今天的蘇俄深知這場鬥爭關係着它本身的存亡，因為如果它不能整肅毛賊，而為毛賊的「反蘇修鬥爭」所困的話，東歐各國共黨以及非黨羣衆必將乘機策應毛匪起來抗蘇，蘇俄在東歐的地位必將沒落，於是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終必遭到瓦解的惡運。

從另一方面來看，蘇俄如果對毛共作戰而曠日持久的話，東歐諸國共黨以及非黨羣衆亦將乘機起事，使蘇俄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蘇俄明乎此，所以自去年十月二十日毛賊以「邊界談判」來緩和蘇俄之用兵時，蘇俄也即開始對毛匪作根本之圖，凡足以緩和歐洲緊張局勢以期安定東歐者，蘇俄都集

(一) 當年黑魯曉夫還在朝的時候，曾誇言道：「等到一九七〇年來臨，蘇聯人民的物質繁榮將超過美國」，如今已是一九七〇年的年中了，蘇俄一位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在致函俄共黨員時却這樣說：「我們不僅失掉了月球的競賽，我們還失掉了進步的競賽。我們面臨着空前的災難。誰也不願意工作了。」

這話確實不假，因為蘇俄內部最近盛傳發生權力鬥爭。傳言中指出：蘇斯洛夫、謝里賓、馬祖洛夫業已結成一條陣線，準備問鼎克里姆林宮。產生這一傳說的原因，就是因為蘇俄在經濟方面所面臨的失敗與危機。除此之外，一九六八年出兵侵捷和國內要求民主化的浪潮日趨高漲，更促使此一傳言甚囂塵上，我們姑不論其是否真實，但卻可證明今天蘇俄所處的環境是多麼危險惡。

(二) 蘇俄為了掩飾其內部的困難，乃不得不以武力炫耀其強大，如不久前在白俄羅斯舉行陸空部隊大演習，其中包括坦克、防空飛彈與戰術飛彈在內，此外又在大西洋、印度洋及太平洋舉行軍事演習等方法以謀維持其在東歐和世界的地位。

(三) 在匪俄尖銳衝突的今天，其對付毛共的戰略是一面施以軍事壓力，一面強求毛共政治談判迫其就範。在西線外交上仍然力求緩和歐局以解除西顧之憂，俾能集中全力東進亞洲對付毛共。

(四) 自由世界必須認清共產主義本質及其赤化世界之野心，切勿為其和平的烟幕所亂，尤其今日姑息主義正在猖獗之際，自由世界的首強美國朋友尤應深刻了解並時時警惕，則自由陣營幸甚，全人類幸甚。

#### 參考資料

真理報（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四、十五日）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真理報（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三日社論）

中央日報（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七、二十二日）

現蘇俄西線外交的努力。